

肆

书

韩兆琦 编著

诗



诗

花

集

肆

书

太史公曰：洋洋美德乎<sup>1</sup>！宰制万物<sup>2</sup>，役使群众<sup>3</sup>，岂人力也哉？余至大行礼官<sup>4</sup>，观三代损益<sup>5</sup>，乃知缘人情而制礼<sup>6</sup>，依人性而作仪<sup>7</sup>，其所由来尚矣<sup>8</sup>。

人道经纬万端<sup>9</sup>，规矩无所不贯<sup>10</sup>，诱进以仁义，束缚以刑罚，故德厚者位尊，禄重者宠荣，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<sup>11</sup>。人体安驾乘，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<sup>12</sup>；目好五色，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<sup>13</sup>；耳乐钟磬，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<sup>14</sup>；口甘五味，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<sup>15</sup>；情好珍善，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<sup>16</sup>。故大路越席<sup>17</sup>，皮弁布裳<sup>18</sup>，朱弦洞越<sup>19</sup>，大羹玄酒<sup>20</sup>，所以防其淫侈<sup>21</sup>，救其彫敝<sup>22</sup>。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<sup>23</sup>，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<sup>24</sup>，事有宜适，物有节文<sup>25</sup>。仲尼曰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<sup>26</sup>。”

周衰，礼废乐坏<sup>27</sup>，大小相逾<sup>28</sup>，管仲之家<sup>29</sup>，兼备三归<sup>30</sup>。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<sup>31</sup>，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<sup>32</sup>。自子夏，门人之高弟也<sup>33</sup>，犹云“出见纷华盛丽而说，入闻夫子之道而乐，二者心战，未能自决<sup>34</sup>”，而况中庸以下<sup>35</sup>，渐渍于失教<sup>36</sup>，被服于成俗乎<sup>37</sup>！孔子曰“必也正名<sup>38</sup>”，于卫所居不合<sup>39</sup>。仲尼没后，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<sup>40</sup>，或适齐、

楚，或入河、海<sup>41</sup>，岂不痛哉！

至秦有天下，悉内六国礼仪<sup>42</sup>，采择其善，虽不合圣制，其尊君抑臣，朝廷济济，依古以来<sup>43</sup>。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<sup>44</sup>，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袭秦故<sup>45</sup>。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，少所变更。孝文即位<sup>46</sup>，有司议欲定仪礼<sup>47</sup>，孝文好道家之学<sup>48</sup>，以为繁礼饰貌，无益于治<sup>49</sup>，躬化谓何耳<sup>50</sup>，故罢去之<sup>51</sup>。孝景时<sup>52</sup>，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<sup>53</sup>，数干谏孝景曰<sup>54</sup>：“诸侯藩辅<sup>55</sup>，臣子一例<sup>56</sup>，古今之制也。今大国专治异政，不禀京师，恐不可传后<sup>57</sup>。”孝景用其计，而六国畔逆<sup>58</sup>，以错首名<sup>59</sup>，天子诛错以解难。事在《袁盎》语中<sup>60</sup>。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<sup>61</sup>，莫敢复议。

今上即位<sup>62</sup>，招致儒术之士，令共定仪，十余年不就<sup>63</sup>。或言古者太平，万民和喜，瑞应辨至<sup>64</sup>，乃采风俗，定制作<sup>65</sup>。上闻之，制诏御史曰<sup>66</sup>：“盖受命而王<sup>67</sup>，各有所由兴，殊路而同归<sup>68</sup>，谓因民而作，追俗为制也。议者咸称太古<sup>69</sup>，百姓何望？汉亦一家之事，典法不传<sup>70</sup>，谓子孙何？化隆者闳博，治浅者褊狭<sup>71</sup>，可不勉与<sup>72</sup>！”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<sup>73</sup>，易服色<sup>74</sup>，封太山<sup>75</sup>，定宗庙百官之仪<sup>76</sup>，以为典常<sup>77</sup>，垂之于后云。

（以上为第一段，总括礼制之缘起、发展及功用，为《礼书》之序。）

1 洋洋美德——主语为礼，承题省。洋洋：盛大充实，喻礼之广大。美德：指礼之功用。谓礼施美好恩惠于人类，以规范人伦纲常、社会秩序。《吕氏春秋·孟夏纪》：“乃命乐师，习合礼乐。”高诱

注：“礼，所以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利人民。”德：恩惠。

2 宰制——统辖、支配。

3 群众——众人。

4 大行礼官——指大鸿胪。大行：官名。掌礼仪及接待宾客。《周礼·秋官》载司寇的属官有大行人。秦置典客，汉景帝中六年（前 144）更名大行令，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前 104）更名大鸿胪。

5 三代——夏、商、周三朝。损益——指礼制的增减变革。

6 缘——凭借，根据。人情——人心世情。礼——规定人的社会行为的法则、规范、仪式。

7 人性——人的本性。仪——法则标准，行为规范。

8 尚——久远。

9 人道——人的道德规范。经纬——织物的纵线和横线，多用来比喻条理秩序，这里指规划治理。万端——形容头绪之多，这里指千头万绪的种种事物。

10 规矩——正圆的工具为规，画方的曲尺为矩。这里指礼法、仪则。

11 总一——统一。总：聚合。整齐——整顿使有秩序。

12 安——喜欢，以之为舒适。金舆——黄金装饰的车。错——涂饰。衡——车辕前面的横木。二句意谓人的身体以驾车乘马为舒适，为此而制作黄金装饰、文饰衡轭的车舆，用以增添其外观的华美。

13 五色——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。黼黻(fǔfú)——古代礼服上绘绣的花纹。黼：礼服上黑白相间如斧形的花纹。黻：礼服上黑青相间如亞形的花纹。文章——古代以青赤相配为文，赤白相配为章。这里指错杂的色彩或花纹。二句意谓眼睛喜欢欣赏绚丽的色彩，为此而在衣服上制作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，用以表现其艺术的形态。

14 钟磬——泛指乐器。磬，一种以玉、石或金属为材，形状如矩的乐器。 八音——古代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八音。金为钟，石为磬，琴瑟为丝，箫管为竹，笙竽为匏，埙为土，鼓为革，柷敔为木。 荡——涤除，清除。二句意谓耳朵喜欢听钟磬等乐器发出的声响，为此而调和八类不同的乐器所奏出的乐音，用以清除邪秽卑鄙之心。

15 甘——嗜好，喜爱。 五味——酸苦甘辛咸。 庶羞——多种佳肴。庶，众多。羞，精美的食物。二句意谓人口喜欢品尝多种鲜美的滋味，为此而进献各种酸咸不同滋味的食物，以极尽口味之美。

16 琢磨——雕刻玉石。 圭璧——古代诸侯朝会、祭祀时用作符信的玉器。上尖下方者为圭，圆者为璧。 通——畅通。二句意谓人情爱好珍奇的物品，为此琢磨圭璧等各种玉器，以使其心意愉悦。

17 大路——装饰质朴的大车。路：通“辂”，古代天子车的一种，用以祀天。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称王有五路，即玉路、金路、象路、革路、木路。殷用木路，周用玉路。木路为最朴素之车，以木为之，不覆以革，惟漆之而已；玉路为最华贵之车，既覆以革，又以玉饰诸末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：“大路，殷路也。”郑玄注：“大路，木路也。” 越席——结蒲草所成之席。大路越席，谓大路之中用蒲草之席为茵藉，示节俭。下三句与此相对成文，用意略同。

18 皮弁——古冠名，用白鹿皮制作。 布裳(cháng)——白布做的下衣。上衣为衣，下衣为裳。古称裙为裳，男女皆穿。皮弁布裳为王者视朝的常服。

19 朱弦——乐器上的红色丝弦。 洞越——谓瑟底两孔相通，使瑟声迟重。越：瑟底孔。

20 大羹——古代祭祀时所用不调五味的肉汁。大：通“太”，亦通“泰”。 玄酒——上古时祭祀所用代酒之水。

21 淫侈——过分奢侈。淫：过度，过甚。

22 彰敝——《索隐》曰：“彰，谓彰饰也。言彰饰是奢侈之弊也。”

23 序——等级秩序。

24 黎庶——民众，百姓。黎：众，多。 分——等级界限。

25 宜适——合适，恰当。 节文——节制修饰。二句意谓做事要有分寸，修饰要有节制。

26 仲尼——即孔子，字仲尼，事迹见《孔子世家》。 禓(dì)——古代天子举行的一种祭祀祖先的隆重典礼。西周初，周成王为褒周公之德，曾特许鲁国举行禘祭之礼，立文王庙以祭文王。 灌——本作“裸(guàn)”。祭祖时第一次献酒给尸，为禘礼中的一部分。古代祭祀不立画像、牌位，而以活人代受祭者，称“尸”。尸一般用童年男女。《尚书·洛诰》：“王入太室裸。”孔颖达《疏》：“裸者灌也。王以圭瓒酌郁鬯之酒以献尸，尸受祭而灌于地。因奠不饮，谓之裸。” 吾不欲观——鲁君祖先在太庙中是按前后顺序排列的。鲁文公二年升鲁僖公的享祀之位于鲁闵公之上。僖公是闵公之弟，继闵公即位，又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文公。孔子认为鲁文公不按前后秩序举行禘礼，破坏了等级名分，所以他说从第一次献酒后就不想再看了。按：“仲尼曰”数句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。

27 礼废乐坏——礼乐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，儒家以礼乐并举，《荀子·乐论》云：“乐合同，礼别异。”乐着重于融合人的性情，礼着重于严肃宗法等级，二者相辅而行，均用来调节上下关系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。礼废乐坏意味着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。

28 大小——指尊卑秩序，上下关系。 逾——越过，超越。

29 管仲——名夷吾，字仲。春秋时齐国名臣，曾辅佐齐桓公成为霸主，事迹见《管晏列传》。

30 三归——说法不一。一谓娶三姓女，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：

“管仲故为三归之家。”高诱《注》：“妇人谓嫁曰归，夫家曰家。仲盖三娶女也。”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管氏有三归。”何晏《集解》：“包曰：‘三归，娶三姓女。’”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《地理志》颜师古《注》亦主此说。二谓台名，刘向《说苑·善说》：“管仲故筑三归之台，以自伤于民。”朱熹《论语集注》从之。王骏观曰：“《论语》晦翁《注》，暨《黄氏日抄》，均谓三归台名，与包说迥异。考《说苑》谓管氏避得民而作三归，盖即萧何田宅自污之意，特作高大华美之台，故夫子言其非俭，而即处三归妇人于此台之上，因以三归名其台也。”（《史记旧注平义》）三谓全国的工商税收，郭嵩焘《养知书屋文集》卷一《释三归》：“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，当就《管子》书求之。《山至数篇》曰：‘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。’三归之名，实本于此。是所谓三归者，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。桓公既霸，遂以赏管仲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食货志》并云，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，身在陪臣，而取三归。其言较然明显。《韩非子》云‘使子有三归之家’，《说苑》作‘赏之市租’。三归之为市租，汉世儒者犹能明之，此一证也。《晏子春秋》‘辞三归之赏’，而云‘厚受赏以伤国民之意’，其取之民无疑也。此又一证也。”按：郭说为是。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曰：‘管仲之器小哉！’或曰：‘管仲俭乎？’曰：‘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’”作者在此，对于诸侯的僭越特举秉礼的鲁国，对于大夫特举贤大夫管仲，以见“礼废乐坏，大小相逾”，诸侯、卿、大夫奢溢僭差的严酷事实。

31 循法守正——循规蹈矩、守正不阿。法：礼法，法则，规章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：“以法掌祭祀、朝觐、会同、宾客之戒具。”郑玄《注》：“法，谓其礼法也。”

32 奢溢僭(jiàn)差——奢侈过分超越等级。溢：满而外流。引申为过度，过分。僭：越分，越级。指超越身分，冒用在上者的礼仪和职权。差：差别。引申为等级。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使有贵贱之等，长幼之差。”二句句式相同，“差”与“等”互文见义。

33 自——虽然，即使，尽管。 子夏——姓卜，名商。春秋

末晋国温(今河南汤阴县北)人。孔子学生。以文学见称。曾仕于鲁，为莒父宰。孔子死后，居于西河(今河南汤阴县北)，李克、吴起、田子方、段干木皆曾受业。魏文侯尊以为师，受经艺。二句意谓尽管子夏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学生。

34 说——通“悦”。喜悦。二者心战——指追求华丽与乐闻道义两种思想在内心的斗争。心战：犹言内心矛盾。按：以上四句见于《韩非子·喻老》子夏答曾子语，又见于《韩诗外传》卷二闵子骞答子贡语，文皆小异。

35 中庸——中等之才。

36 漸渍(zì)于失教——逐渐受不良教化的影响。渍：浸染、沾染。

37 被服于成俗——被社会上的积习所笼罩。被服：衾被衣服。这里用如动词，以身着被服喻身处其中，亲身感受。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：“修礼乐，被服儒术。”颜师古《注》：“被服，言常居处其中也。”

38 正名——辨正名分。即用君臣父子等尊卑上下的名分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。杨伯峻曰：“关于这两个字的解释，从汉以来便异说纷纭。皇侃《义疏》引郑玄的注云：‘正名谓正书字也，古者曰名，今世曰字。’这说恐不合孔子原意。《左传》成公二年曾经载有孔子的话，说：‘唯器(礼器)与名(名义、名分)不可以假人。’《论语》这一‘名’字应该和《左传》这一‘名’字相同。《论语》中有孔子‘觚不觚’之叹。‘觚’而不像‘觚’，有其名，无其实，就是名不正。孔子对齐景公之问，说，‘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’，也就是正名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五记载着孔子一段故事，说，‘孔子侍坐于季孙，季孙之宰通曰：“今以往，君有取谓之取，无曰假。”孔子曰：“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。”’更可以说明孔子正名的实际意义。我这里用‘名分上的用词不当’来解释‘名不正’，似乎较为接近孔子原意。但孔子所要纠正的，只是有关古代礼制、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的

现象，而不是一般的用词不当的现象。一般的用词不当的现象，是语法修辞范畴中的问题；礼制上、名分上用词不当的现象，依孔子的意见，是有关伦理和政治的问题，这两点必须区别开来。”按：杨说近是。《孔子世家》载卫出公辄拒绝父亲蒯聩回国，父子争位，“诸侯数以为让，而孔子弟子多任于卫”。此时，孔子第五次到卫国，卫出公欲得孔子为政。子路问孔子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孔子认为卫君父子相争，破坏了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人伦纲常，于是回答说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讥其迂腐。结果孔子回到鲁国。按：“必也正名”语出《论语·子路》。

39 于卫所居不合——谓当时孔子在卫国的所见所闻大都不合乎尊卑上下的礼仪。《孔子世家》载孔子在卫灵公时曾四次离开卫国：前497年，孔子至卫遭谮，“居十月，去卫。”此其一。前496年，孔子过蒲返卫，见卫灵公夫人南子。居月余，“灵公与夫人同车，宦者雍渠参乘，出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。孔子曰：‘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’于是丑之，去卫，过曹。”此其二。前493年，孔子由陈至卫，卫灵公郊迎之而不用，“孔子行”。此其三。孔子将西见赵简子，闻赵简子杀晋国贤大夫窦鸣犊、舜华，临河而叹。未逾河而返乎卫。“他日，灵公问兵陈。孔子曰：‘俎豆之事则尝闻之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。’”明日，“孔子遂行”。此其四。不合：指卫灵公好色，好战，与孔子主张的仁义、尊卑、礼让不合。

40 沉湮——埋没。 不举——不显，不被提拔。

41 或适齐、楚，或入河、海——《论语·微子》载鲁哀公时，礼崩乐坏，鲁国乐师四处逃亡，“大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”张文虎曰：“师挚诸人虽非弟子，而当孔子反鲁正乐，或得奉教左右，执弟子礼，未可知；观语鲁大夫乐，及《韩诗外传》师襄称孔子‘夫子’可观。”按：据《儒林列传》：“孔子卒后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傅卿相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故子路居卫，

子张居陈，澹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终于齐；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”皆非“沉湮不举”者，且叙事口气与此截然相反。

42 内——同“纳”。采纳，接受。 六国——指战国七雄中齐、楚、魏、赵、韩、燕六国。

43 圣制——谓圣人制礼的原意。制：成法，准则。 济济——威仪盛大的样子。方苞曰：“秦人以私意背天理，故不合圣人制礼之意。其尊君抑臣，即所谓不合圣制者，而仪法则依托于古，称其朝廷济济，以汉袭秦故，故不敢斥言其非也。”（《史记注补正》）又曰：“礼之失，自春秋始，极于战国。至秦有天下，遂杂采六国之仪，而尽废三代之礼。盖将极情纵欲，凡势力之所能逞则恣焉，而深恶夫古礼之大为之防也。”（《望溪先生文集》卷二《又书礼书序后》）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载鲁两生曰：“礼乐所由起，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。”按：法家宣扬君权神圣，主张尊君抑臣，与儒家主德政者不同。司马迁从儒家立场立论，故言秦仪“不合圣制”。

44 高祖光有四海——刘邦称汉王在前 206 年，称皇帝在前 202 年。光有四海：即广有天下。光：广阔，遥远。

45 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袭秦故——叔孙通：秦末汉初人，原在秦朝为博士，后归刘邦，为刘邦制订了一套礼仪，事迹见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。叔孙通曾对刘邦说：“五帝异乐，三王不同礼，礼者，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。故‘夏、殷、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’者，谓不相复也，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。”

46 孝文——汉文帝，名恒，刘邦之子，前 180—前 157 年在位，事迹见《文帝本纪》。

47 有司议欲定仪礼——指汉文帝十四年春，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，言“汉得土德，宜更元，改正朔，易服色。当有瑞，黄龙见”一事。（详《历书》《孝文本纪》《张丞相列传》）有司：主管该项事务的官吏，设官分职，各有专司，故称。

48 孝文好道家之学——道家之学指流行于汉初的黄老刑名之学。主张清静无为与循名责实。是老子思想与法家学说结合的产物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载“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”，应劭《风俗通·正失》载文帝“本修黄老之言”，“孝文好道家之学”盖谓此。

49 以为繁礼饰貌，无益于治——认为繁复的礼仪只能缀饰外表，无益于治民。繁礼饰貌：指儒家之学。如《孔子世家》载晏婴云：“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。”《墨子·非儒下》：“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，繁登降之礼以示仪，务趋翔之节以观众。”皆是其证。按：道家以“慈”“俭”“不敢为天下先”为“三宝”（《老子》六十七章），认为“我无事而民自富”（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），主张“去甚，去奢，去泰”（《老子》二十九章），实为文帝思想渊源所自。

50 躬化谓何耳——语颇费解。张守节《正义》云：“是躬化节俭谓何嫌耳，不须繁礼饰貌也。”泷川资言《会注考证》引中井积德云：“躬化谓何耳，犹言顾躬化如何耳。”按：张说近是。句子大意是说，以身作则，倡导节俭，有何可疑惑的。躬化：谓亲自示范，教化人民。躬，亲自。《孝文本纪》载：汉文帝“即位二十三年，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辄弛以利民……上常衣绨衣，所幸慎夫人，令衣不得曳地，帏帐不得文绣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治霸陵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，不治坟，欲為省，毋烦民。”

51 罢去之——意谓不再讨论这类事。《孝文本纪》论赞云：“汉兴，至孝文四十有余载，德至盛也。廪廪向改正服封禅矣，谦让未成于今。”

52 孝景——汉景帝，名启，文帝之子，前157—前141年在位，事迹详见《景帝本纪》。

53 御史大夫——全国的最高监察官，三公之一，位同副丞相。晁错——景帝时的御史大夫，因力行削藩引发吴、楚七国之乱，被袁盎所谮杀，事详《袁盎晁错列传》。世务——时事要务。刑名——战国时法家的一派，即刑名之学。以申不害为代表，主张

循名责实以强化上下关系。刑：通“形”。刑名，也作“形名”。泷川曰：“刑名，犹言名实也。‘刑’‘形’通，以名正形也。”

54 干谏——直言进谏。干：犯，抵触。

55 藩辅——藩屏辅助。引申为诸侯。藩：篱笆，屏障。

56 臣子一例——一律是天子的臣子。一例：一律，一概。

57 恐不可传后——谓大国专治异政、不禀京师的僭礼越上的积习，恐怕不可使传于后世诸侯。

58 六国畔逆——“六”乃“七”字之误。畔逆：同“叛逆”。

59 以错首名——意谓以诛晁错为起兵的第一借口。名：名义，借口。凌稚隆引唐顺之曰：“嘉秦皇，贬叔孙，少孝文，惜晁错，而嗤当世之儒者，详玩语意自见。”

60 事在《袁盎》语中——意谓天子诛晁错事详于《袁盎晁错列传》中，这是司马迁自己示例的互见法。

61 养交——养私交，指用心结交朋友。 安禄——安分守己地享用自己应得的俸禄。

62 今上——即武帝，名彻，景帝之子，前140—前87年在位。

63 十余年不就——武帝令诸儒草封禅仪，“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，又牵拘于《诗》《书》古文而不能骋”，以致数年不就，于是上尽罢诸儒不用。

64 瑞应辨至——天降祥瑞以应人君之德。瑞：祥瑞，符瑞。秦汉人以自然界出现的某些特异现象和事物，如白麟、宝鼎之类为祥瑞，以附会帝王统治为“应天承运”。王充《论衡·指瑞》：“王者受富贵之命，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，见则谓之瑞。”辨：通“遍”。

65 制作——谓礼仪制度。

66 制诏御史——皇帝给御史大夫下令。汉代朝廷给全国发布条令的程序是，皇帝先把自己的意思下达给御史，由御史形成文件；而后将文件发至丞相府，由丞相复议后再呈皇帝批示，而后下达全国。

67 受命——受天命。

68 同归——谓趋向于同一原则。

69 咸称太古——都称说远古的礼仪制度。

70 典法——指汉家自己的礼仪制度。按：汉人对制礼作乐的主张大致有两种：一种是恢复上古三代时的古礼。另一种意见是根据汉代具体情况，制定汉家的一代之制。叔孙通、汉武帝都是走的后一种路子。

71 阔博——宏大渊博。　　褊(biǎn)狭——器量狭隘。二句意谓教化深远的统治者，应该是气象恢阔，目光远大；治绩平庸的，当然是心胸狭窄，不足以论大业。

72 勉——努力。

73 太初之元——即太初元年，前 104 年。　　改正(zhēng)朔——即实行新历法。正朔：一年的第一天。正，一年之始；朔，一月之始。古时改朝换代，新王朝为表示“应天承运”，须重定正朔。《礼记·大传》：“改正朔。”孔颖达《疏》：“正谓年始，朔谓月初。言王者得政，示从我始，改故用新，随寅、丑、子所建也。周子，殷丑，夏寅，是改正也；周夜半，殷鸡鸣，夏平旦，是易朔也。”古人又以夏正建寅为人统，殷正建丑为地统，周正建子为天统，是为三正，亦称三统。（说详《论语·为政》何晏《注》、邢昺《疏》及朱熹《集注》）秦建亥，以夏历十月为岁首。汉武帝改以建寅之月为岁首，历代沿用，即今之“农历”。

74 易服色——变易车马服饰所崇尚的颜色。服色：古时每个王朝所规定使用的车马、祭祀、服饰的颜色各不相同，如夏尚黑，殷尚白，周尚赤之类。《礼记·大传》：“易服色。”孔颖达《疏》：“易服色者，服色车马也。易之谓各随所尚赤白黑也。”按：汉代人的思想骨干为阴阳五行说。五行说将世间万物统分为木、金、火、水、土五大类。凡人之活动，都和五行相通，互为影响，并引起各种机祥变化。人间天子一定得到五行中之一德，关由上天显示符应。当其德衰

时，有在五行中得到足以胜过前一德的另一德者，就起而代之。五行次序循环下去，即为改朝换代。故称“五德终始说”。秦始皇第一次用五德终始说制定制度。《秦始皇本纪》：“始皇推终始五德，以为周得火德，秦代周德，从所不胜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，朝贺皆自十月朔。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。数以六为纪，符、法冠皆六寸，而舆六尺，六尺为步，乘六马。更名河曰德水，以为水德之始。刚毅戾深，事皆决于法，刻削毋仁恩和义，然后合五德之数。”然而汉初并未改制，“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”，“故袭秦正朔服色”。（《历书》）文帝时，贾谊、公孙臣、新垣平等人曾提出改制问题，改水德为土德。但未被采纳。直到太初元年，汉武帝宣布改制：“以正月为岁首，而色上黄，官名更印章以五字，为太初元年。”（《封禅书》）然而“改正朔，易服色”颇有问题。按五德终始推算，秦既建亥，汉则应建戌（戌、亥、子、丑而逆之），或建子（以戌、亥、子、丑而顺之），为何偏偏建寅？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质文》以夏建寅（正月），上黑，为黑统；商建丑（十二月），上白，为白统；周建子（十一月），上赤，为赤统，是为三统。太初改制实际是用“五德”的服色、度数，而用“三统”说的正朔。

75 封太山——中国古代帝王祭天的典礼。古代帝王祭天与祭地的典礼往往同时举行，称“封禅”。《大戴礼·保傅》：“封泰山而禅梁甫。”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，报天之功，称封；在泰山下梁父（甫）山上辟场祭地，报地之功，称禅。封禅的作用，《封禅书》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五经通义》云：“易姓而王，致太平，必封太山，禅梁父，天命以为王，使理群生，告太平于天，报群神之功。”即封禅标志改朝换代，告诉上天，新的统治者是受命而帝，代天治民；封禅可以粉饰太平，炫耀政绩，所谓“封于泰山，考绩柴燎，禅乎梁甫，刻石纪号。”（《梁书·许懋传》引《孝经钩命决》）；此外，封禅为了成“仙”，追求长生不老，秦始皇、汉武帝“封泰山，本因好仙，信方士之言”。《封禅书》载管仲之语，认为“古者封泰山、禅梁父者七十二家”，最

早行封禅的是伏羲氏之前的无怀氏。中国封建社会举行封禅的皇帝，有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汉光武帝、唐高宗、唐玄宗、宋真宗等。想封禅而未果的，有魏明帝、(刘)宋文帝、梁武帝、隋文帝、唐太宗、宋太宗等。汉武帝一生六次封禅，即元封元年(前110)、元封五年(前106)、太初三年(前102)、天汉三年(前98)、太始四年(前93)、征和四年(前89)，封禅次数为古代帝王之冠。

76 宗庙——天子祭祀祖先的处所。

77 典常——常法，常规。

礼由人起<sup>1</sup>。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，忿而无度量则争，争则乱。先王恶其乱，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<sup>2</sup>，给人之求，使欲不穷于物，物不屈于欲<sup>3</sup>，二者相待而长<sup>4</sup>，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养也。稻粱五味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茝<sup>5</sup>，所以养鼻也；钟鼓管弦，所以养耳也；刻镂文章<sup>6</sup>，所以养目也；疏房床第几席<sup>7</sup>，所以养体也。故礼者养也。

君子既得其养，又好其辨也<sup>8</sup>。所谓辨者，贵贱有等，长少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也<sup>9</sup>。故天子大路越席，所以养体也；侧载臭茝<sup>10</sup>，所以养鼻也；前有错衡，所以养目也；和鸾之声<sup>11</sup>，步中《武》《象》<sup>12</sup>，骤中《韶》《濩》<sup>13</sup>，所以养耳也；龙旂九旂<sup>14</sup>，所以养信也<sup>15</sup>；寝兕持虎<sup>16</sup>，鲛麋弥龙<sup>17</sup>，所以养威也。故大路之马，必信至教顺<sup>18</sup>，然后乘之，所以养安也<sup>19</sup>。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。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，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，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<sup>20</sup>。

人苟生之为见，若者必死；苟利之为见，若者必害；怠惰之为安，若者必危；情胜之为安，若者必灭<sup>21</sup>。故圣人一

之于礼义<sup>22</sup>,则两得之矣<sup>23</sup>;一之于情性<sup>24</sup>,则两失之矣。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,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<sup>25</sup>。是儒墨之分<sup>26</sup>。

(以上为第二段,写礼的道德调节作用,及其与情性之关系。  
采自《荀子·礼论》,文字略有不同。)

1 礼由人起——礼是由人兴作的。

2 养人之欲——意谓调理人们的欲望。养:供养,调节,养护。

3 穷——尽。 屈(jué)——竭尽,穷尽,完全。二句意谓使人们的欲望不必以尽得所有之物为满足,使物的供应不必以完全合乎欲望的需求为充足。

4 二者相待而长——《荀子》“待”作“持”。杨倞《荀子注》云:“欲与物相扶持故能长久。”意谓欲望的需求和物资的供应二者相互调和,故能使物资得到长久的供应,欲望得到长久的调节。待:等待。这里指谐调,配合。长:长久。

5 蕙(zhǐ)——亦作“芷”。香草名。

6 刻镂文章——雕琢刻镂的纹采。刻木曰刻,刻金曰镂。

7 疏房——窗户通明的房间。疏:窗。 床第(zǐ)——床席。第:竹编的床板。亦用为床的代称。扬雄《方言》卷五:“床,齐鲁之间谓之簾,陈楚之间或谓之第。” 几席——《荀子》“席”作“筵”。古人席地而坐,几置于席上,称几席,或几筵。几:古人为便于凭倚而设于座侧的小桌子。席:荐席。古人供坐而铺垫的用具。以槁枯织成的叫荐,以莞蒲织成的叫席。

8 辨——《荀子》“辨”作“别”,分别。谓贵贱、长少、贫富、轻重的等差。

9 称——杨倞《注》云:“称谓各当其宜。”

10 侧载臭蕙——谓天子出行,常置香草于身边。侧:身边。臭:香。